今天：新雲雀有人投資

昨晚同小袁跳舞至一點後，才返九龍塘她家。她立即一同浸浴，並將「天下第一」開幕情況說知——「富白卡反而奪華芳，帶來錄影，這就放給你看。」我說請她快點，已經兩點了。隨後看了錄影，只二十分鐘不到，果然富白卡比那三個月第一賣座歌星更俱西洋美，但歌星——白羽小姐，唱得太好，已三個月約了百萬張唱片，不是簡單的事。在梳發上，她要求燕好，這次却只半小時，便已拜伏下來。

「累了，今早好早到成田。」她讓我抱她進浴缸，要我伺候，然後我們入睡。今早一早她便餓了，我還她再睡：「忘了今天是拜天。沒想到富白卡這麼美而上饒頭，我希望她成爲大歌星，國際大歌星。」

「正有此意，周姐要我同你商談，我們另集資本，捧她成名？以後還希望朵娜主持這事，對香港榮譽有關。」我笑道：「那更拖延她的婚期了。而且怕對象可能就是她未來的經理人——一個架仔！」我們同離九龍塘，電話約了叙香同朵娜飲午茶。

「好消息，今早九點是美國昨晚，博士來了電話，由我轉告，生了一位公主，一生下來就似她母親，美極了。終於得了個美國土地上的安琪兒——生的地方就叫樂思安琪爾絲！」我也爲之一喜，小袁連說快打個快電賀他們。我笑她落伍，現在已是國際衛星電話時代了，還打電報。飲茶時，小袁又取出酒家開幕一本彩照來，朵娜首先評論：「沒一個趕上富白卡！」小袁同我大笑，說英雄所見略同。然後小袁由手袋，取出剪報——「富白卡反而過，其中「東方花都之一顆鑽寶之照耀」的專欄，出自松本清張——推理小說之王的繼承弟子三人之一的藍關知美寫的專欄捧富白卡，說「可能美空雲雀退休多年之後，這位中華南國香港之花，將繼雲雀，復恢日本女優世界——這位的可能性，已有一半把握。」

「日本娛樂界必有人出來提足先登，我們必須掌握這一主權！」我正色告訴朵娜：「必須首先由我們把握！」她轉面對小袁道：「你同去第一件事，就轉達此意，富白卡是我們的人，她留日的保人在此！」說時指了我，我笑起來，警告她：「不是一二百萬美金宣傳費能捧得起的！」她搖頭，並且若有所悟——「她會成名！條件齊全了。」

一九七：感到痛苦非常

待床單上落英片片時，亨利已飽嘗獸慾，而李安娜竟然還未醒，這是十分罕見的現象。

任何人不可能在這「劇烈運動」及「衝刺」下情然不醒的，難道她醉得如此離奇？

原來，亨利已在酒中落了迷藥，任由他怎樣動作，她確是昏迷不醒的，這無疑有甚於迷姦了，而迷姦的程度如此嚴重，令她一直不醒，連睡兩個小時，才由別墅管房喚醒呢。

「亨利呢？他跑到那裡去？」

「你快穿好衣服吧，」管房好心地提醒她，「這裡不是你久留的地方，快走吧！」

畧爲遲疑一下，她忍不住哭了起來，這使管房手忙脚亂極了，又是哄，又是勸，才使她住了哭。忙了好一陣，他才離去。

懷着創傷的她，返回家中，一進房裡，她又忍不住痛哭起來，一哭就個多鐘頭，傷心極了。

叔父傍晚時分回來，見她不到舞廳上班，感到奇怪：

「怎麼不去上班，呆在家幹什麼？快上班去吧，時候不早了。」

「今天我放假。」她隨口答。

一九七：十分相宜

「我哋亦同班拳手聯繫，講清楚賽有朋友在泰國，但不似師傅你咁直接，亦不知價錢。」

袁野沉吟有頃，曰：「咁喇，連機票食宿拳酬平均計一萬二千一個人。」

高强程振兩個有表示反對，高强曰：「袁師傅，錢不是問題，但賽例方面，希望可以相就一下，佢地打空手道賽例，冇用靜，亦冇用膝。」

袁野曰：「高生，如果以空手道賽例報榜，已經唔收得，長春會搞過，一定要打泰例。」

屎坑華曰：「然也，泰例夠刺激。」

高强亦曰：「咁又係。」

袁野曰：「搞空手道賽例，一定冇行，咁喇，我可以找一些輕磅一兩級的拳手來對黑鬼白鬼。」

程振曰：「咁就最好喇。」

袁野曰：「至於賽例，必要時可以商量。」

高强曰：「我哋亦同，講清楚賽例，以袁師傅意思，點至合理呢？」

袁野曰：「我找的拳手，這個價錢都算十分相宜，包括拳王級人馬王，年紀相當。」

程振曰：「如果現役拳王，要幾多酬金？」

袁野曰：「起碼要六七萬銀港紙才打一場。」

高强曰：「太貴矣，我哋請不起。」

袁野曰：「即使有錢，亦請不過，但佢哋係現役拳王，身價相當，如果羅最紅個位，我亦有辦法，拳酬起碼超過十二萬港紙。」

高强亦曰：「唔值得都係袁師傅話齋，找一些過氣拳王，技藝相當。」

袁野曰：「我哋已近卅歲，拳壇之中算係老嘢，當打拳手，一般在十八歲至廿五六歲。」

高强笑曰：「我知，這種劇烈運動，過廿八歲，已經走下坡。」

三一七：可憐的歌蘭

逆旅航行在南區海面。此時已過南丫島，向着金火的家鄉之島開去……

歌蘭咄咄稱奇地說：

「我不信，一個有名有錢的女明星，她肯這樣犧牲？」

「她是這樣做了！」

「所以，爲她和兩孩子，你捨得放棄花心血醒過來？」

「你就甘願打回原形？」

「打回原形就打回吧！」他做出無畏的姿態。

「你連一點感恩之情也沒有？」她歎道，女强人的眼淚垂落着。

「有，我永遠感激你，在我失意時期，伸手扶植我！」

「不感恩圖報嗎？」

「我會圖報，但不用過去做你地下外遇的方式……以後你有什麼非男女間的事找我，怎麼辛苦我也做！」

絕望地嘆口氣，她說：「爲你，我會拒絕嘉權要求復合！」

「請不要說爲我，嘉權是你的前夫，他又是關家的兒子，你們復不復合，你背後的老爺自有主張的！」金火說，他學毛了。

「歌蘭，你裏關老頭綁得緊緊，現在却又要來綁我！」

「你不想想，用銀帶金繩綁，並不是人人可得。」

「我有幸會被你綁過，但我最近，讓一個孩子的喊叫聲，從夢中吵醒過來！」

「你就甘願打回原形？」

「打回原形，隱然已有復興漢族之志。十四歲時，他跟大哥德彰，在檀香山經商；後來他的哥哥把他送入外國學校讀書，畢業時得了第一獎，再升入聖路易高等學校，後來又轉入夏威夷大學。中山先生在外國見到外國人政治清明，社會有秩序，人民能安居樂業，因此使起了改革中國社會決心。他在十七歲那年便回國。在鄉時，有一次，因爲村人對於村裏的北帝廟裏的神像非常迷信，於是便把那神像的手折斷，因此便引起全村人民的公憤，責罵他的不是。後來他入廣東博濟醫學校研究醫學。

中山先生在課餘的時候結交各地有志之士，討論革命，謀推翻滿清。後轉學香港皇仁書院，並與其同志陳少白、尤紈、楊鶴齡、陸皓東等，鼓吹革命救國運動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中山先生二十九歲，那時發生中日戰爭，滿清政府軍事失敗，國公使交涉，把中山先生釋出。脫險後中山先生暫留歐洲，遍覽有關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及各派革命論著，並考察各國政治風俗，復經精審爲給人告密，到香港不能上岸。這時滿洲政府政治腐敗情形，完全暴露。留日學生紛紛鼓吹革命，歐洲留學生也逐漸贊成革命。

民國前七年，中山先生在日本和黃興、宋教仁等組織同盟會，中國本部十八省，除甘肅外，都有代表參加，公推中山先生爲首領，決定中華民國的名稱，不上一年，加入的有一萬餘人。同盟會定了四個大綱：（一）驅除韃虜，（二）恢復中華，（三）建立民國，（四）平均地權。

同盟會組織後，革命黨在各地起義，均告失敗。中山先生在十次革命中，或親臨戰陣，或遠處指揮，雖迭遭失敗，但其志未嘗稍餒。

「九一一年十月十日（宜統三年八月十九日）武昌起義，全國響應，使劍青年喝道：「光天化日，調戲良家婦女，今日教你吃點苦頭！」

使刀的喝道：「那來的小子，敢破壞少爺的好事，稍後接兵一至，你便知道厲害！」

使劍的突然加强攻勢，使刀的青年登時手忙脚亂起來，忽見使劍的青年，飛起一脚，將使刀的踢了個狗吃屎，圍觀的人大多數叫起好來，余顧南一知道使刀青年是壞人，立即忘形地喝起來來。

使劍青年標前兩步，長劍一落，劍尖抵在使刀青年的後頸，喝道：「快拿一錠銀子賠與林姑娘買衣裙，敢說個不字，便在你頸上添一個洞！」

那使刀青年原來是本城富商金九斗之子金庭樑，由於金九斗有個表弟在朝內爲官，金家平日仗勢欺壓善良，那金庭樑小小年紀便已儼然是位小霸王，一向惡慣了，不過此刻在劍尖下，不得不低頭，乖乖放下一錠銀子在地上。

使劍青年是外地人，各叫舒飛，少年心性，好打不平，當下又再踢出一脚，金庭樑胡蘆般滾開。舒飛彎腰拾起銀子，喝道：「下次再犯在我的手裡，教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余顧南只覺這人威風凜凜，敬佩之心油然而生，又鼓起掌來。（五二）

二：因禍得福

余顧南因人矮看不到，青秬梁性將他抱起放在肩膊上，道：「坐穩！」

余顧南見那兩個青年打架甚兇狠，便低聲問道：「老梁師傅，這兩人，誰是好人，誰是壞人？」

青秬梁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不可多問，回去再說！」余顧南只好專注觀看，但見刀來劍往，打得甚是熱鬧好看來，他不由鼓起掌來，最後限度這兩人比五狼寨內那些嘍囉對打，好看得多！

那使劍的青年，約莫十四五歲，使刀的則只有十五六歲，使劍的衣着普通，一臉風塵，使刀的衣着華麗，門了三四十回，使刀的逐漸落於下風，「噗」的一聲，衣袖已爲劍尖割裂。

生養兩茫茫（十三）

林偉仁道：「作爲我和女兒上班有應酬好了，時日一久，自然習慣。」

第一天不習慣，第二天習慣了一些，到第三天，女兒的影像，漸漸淡出了。下午六時，馮冰入廚煲飯，當然煲兩個人吃的。

「媽，我回來了。」門開處，孔秀雲挽着衣箱入來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她看到她挽回了個位。

林偉仁道：「兩個人呀。」

「忘記了。」她聳聳肩。

吃飯時，林偉仁盡量講着其他有趣的事，務求分散馮冰思女之心。顯然未能收效，因爲她始終都表現出不開心。

林偉仁道：「作應酬好了，時日一久，自然習慣。」

第二天習慣了一些，第三天，女兒的影像，漸漸淡出了。下午六時，馮冰入廚煲飯，當然煲兩個人吃的。

「媽，我回來了。」門開處，孔秀雲挽着衣箱入來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她看到她挽回了個位。

晚飯的時候，馮冰仍然擺放了三衣箱，顯然感到意外。

孔秀雲回房後，用一個旅行喼，收拾了一些個人的細軟，還有幾件常穿的衣服及鞋襪等等，一如出外旅行一般。

第二天，照常上班。下班後她回家，洗個澡。

林偉仁也回來了。她自房內提起了衣喼出來道：「爸爸，我過去。」

林偉仁道：「好的，記得，要好好孝敬母親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孔秀雲見到了馮冰自廚房出來，連忙放下皮喼道：「媽，我過去。」

馮冰喟喟笑道：「好的，應該高高興興過去，你那邊住不慣了，隨時回來，媽不動你房間的東西。」

孔秀雲出門去了。

晚飯的時候，馮冰仍然擺放了三衣箱，顯然感到意外。

十三：長孫當成揑仔養

陳太之子，第一次婚姻並不美滿，有街坊路邊消息，認爲陳太那把口太袁所引致亦有街坊認爲她的媳婦習慣於歡場生活，野性難馴。至於眞正原因爲何，則要兩個當事人才知道矣。

阿芳只知道，陳老大與他的首任老婆，只屬同居性質，並無登記註冊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那是新潮人物之信條也。老婆下堂求去，留下「個一歲大之兒子，陳老大自己要揑食，無暇照料，無可奈何，只好把兒子帶回老家，交與老媽子代湊爲。

陳老大失婚之後不久，即遇上中國開放政策，深圳開闢經濟特區，他屬於進入特區工作之第一批香港技術人員。他本來在香港的電子廠工作，有十年工齡，老闆便他去深圳工作，除了升職加薪，還有特別津貼，他也樂得離開這個傷心地，於是一聲不响，瀟走了告知父母。

去了深圳工作兩年左右，陳老大就與當地一個女子結了婚，在深圳組織了一個新家庭。放在老家的兒子，他更少理會，只到時到候，寄一筆生活費回來，交給老媽子，就算盡了他做老豆之責任矣。

可以這樣說，陳太與她的孫仔，相依爲命，已達十二年，由一歲湊到十三歲，現在仍然由她湊下去，看來陳老太亦唔會把兒子接回身邊者也。

陳太份人，點都唔肯認老者，而家有個孫仔這樣大，唔認老亦唔得矣。陳先生之工作，十分困身，平日就住在貨倉中，只是休假那天，才回家一次，平日就只得陳太與孫仔同根。可以講，阿根亦和陳太打發咗不少家實時光。阿根小時，一切要由阿媽照料，現在已漸漸長大，已經有十三歲仔，他就開始幫助阿媽做家務矣。

於是一聲不响，瀟走了告知父母。

失落的漫浪

司徒文 明秀

喊婚結能可們你

謝芬妮點點頭，時裝店是供午、晚膳的，很簡單，不久，芬妮與大家進午膳了。

明天晚上，謝芬妮隨小方同到那海鮮酒家，樽前，她故意提到劉康來信而自己立刻回了信，小方問道：

「你們可能結婚嗎？」

「不可能短期內結婚，將來當然有這可能，第一次結婚失敗，第二次要特別審慎。」

小方微笑了，謝芬妮以爲他欣喜于有時間追自己呢！這天膳罷，他們看了九點半那場電影，銀幕上也有床上戲，但小方安安份份的坐着，散場，他們回返。

兩天後，謝芬妮又往股票公司，總經理齊均告訴她學時髦終于做了馬主，買了兩匹，也是受了朋友的慫恿；其中一匹週末出賽。她答應去捧場，又稱久未往馬場了。她知道小方弄馬牌有辦法，而他平日也買外圍的，即打電話與小方提到此事，他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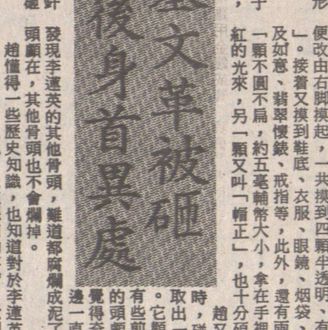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是容易解決的，星期六我們一同去。」

星期五，謝芬妮把往馬場的事告訴馬太意料中呢！

明天，謝芬妮與小方到馬場後，她到第三場才買了熱門，小方所買的馬與她完全不同，她去領錢時過到那位與她上過床的周先生，她相信他已不識她，主要是她已換裝又穿得體面，果然他並不注意她，而他那天也穿了全套西裝，儀表遠勝電影院門口相遇時了。齊均那匹馬在第七場，謝芬妮對「獨贏」與「位置」都下注三百元，對結果這匹馬跑了第二，她帶小方到汽車中後，她告訴他贏了一千三百元，他道：

「我輸五百元，本事不及你。」

「賭馬有什麼本事？」謝芬妮笑了：「祇是憑運氣而已。說是捧朋友的場，馬太並無不快的反應，而這些也在芬妮



勝電影院門口相遇時，齊均那匹馬在第七場，謝芬妮對「獨贏」與「位置」都下注三百元，對結果這匹馬跑了第二，她帶小方到汽車中後，她告訴他贏了一千三百元，他道：

「我輸五百元，本事不及你。」

「賭馬有什麼本事？」謝芬妮笑了：「祇是憑運氣而已。說是捧朋友的場，馬太並無不快的反應，而這些也在芬妮